

热血 为信仰而流

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故事
一曲隐蔽战线的生命壮歌

李鹏飞 著

信 仰

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国民党复兴社、警备司令部、青帮

冒险家的乐园有多少暗流汹涌。策反、刺杀、跟踪、监视

考验着多少为信仰而战的人们。

时事出版社

热血
为信仰而流

信仰

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国民党复兴社、警备司令部、青帮……
冒险家的乐园有多少暗流汹涌。
策反、刺杀、跟踪、监逼。
考验着多少为信仰而战的人们。

李鹏飞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仰/李鹏飞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232-271-4

I. 信…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4612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00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楔子 / 1

前面是个狭窄的十字路口，他猛地向右一闪躲到一个平房后，微微探出头来向后面张望。

雨，像帘幕般垂下来，后面什么也没有。这个男子转过身来靠在墙壁上，胸口剧烈地起伏，正欲喘口气，没想到一支枪从另一边抵住了他的太阳穴，忽然一个响雷在头上炸开，男子一惊！

第一章 秘密监狱 / 5

李隐峰趁他俩发愣的空当，举起雨伞对着其中一个高个子的胸膛就扣下了扳机。只听“砰”地一声，这可怜的家伙还没反应过来就已倒在血泊当中。这柄雨伞也是特制的，里面装有 6.35 毫米子弹，有效射程 50 米。一般人是决然想不到李隐峰手中这把看似老旧的雨伞竟然是杀人制胜的秘密武器。

第二章 易容术 / 21

“嗯……”老人没有说话，而是走向桌边，伸手在抽屉里拿着什么东西，“络腮胡”好像听出了老人的弦外之音，踱到了李隐峰的背后。

他要拿枪！李隐峰见到老人的这个动作，敏锐的直觉使他瞳孔急剧缩小。难道自己被骗了？被“络腮胡”诱骗至敌人的老窝了？没道理啊……想到这里，李隐峰愈发有些摸不着头绪了。

第三章 青帮大亨 / 36

顾忠发面对周围五六支枪却没有说话，看准时机突然一个侧身避开了陈善生的枪口，拽过他拿枪的手用枪反抵住了陈善生的太阳穴，站在陈善生的背后搂着他的脖子对特务们说道：“全部把枪放下，谁动一动我就打死他！”

第四章 监听 / 53

“奇怪了，又是静默……”北风将头上的耳机摘下，一手托着下巴，仿佛在自言自语。

敌人保持静默？怎么可能？是不是监听的频率不对？北风这样想着，把频率又调到 3000kHz~30 kHz 试试。

第五章 拜香堂 / 68

“弟子彭扬、陆广生、刑成贵……向初祖菩提达摩尊者上香。”那站在香堂右边的主持用公鸭般的嗓子喊出怪腔怪调的声音：“……初祖云：吾本来净土，传法度迷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鲁特与那些新弟子各持了三炷香，上前对达摩的巨幅画像拜了三拜，将香插在香炉里。

第六章 神龙 / 82

风越来越大，那同志一枪打中了瓶子，苹果落在地上却完好如初。旁边几个同志都抿嘴偷笑，那同志用四川话嗔怒道：“去去去，笑啥子嘛？！有风，你们打几个老子看看？”

第七章 智取密码本 / 96

罗秋萍此刻就站在徐恩曾的旁边，眼看着那个服务生向徐走来。越来越近，四步，三步，两步，一步……就在服务生路过徐恩曾身后的时候，李隐峰在服务生侧后方稍稍使劲一撞，只见那服务生就“啊”地一声一个踉跄连酒带菜扑在徐和那几个复兴社的人身上！

第八章 叛徒的耳朵 / 112

白成此刻心花怒放，想都没想就把脑袋凑了上去，可刚凑到霞姨嘴边就听他“啊呀”一声！只见霞姨脸色大变，恶狠狠地张嘴咬住了白成的耳朵！疼得白成杀猪似地嚎叫起来！

向南天和旁边的特务这才回过神来，赶紧上前将白成向后拉，可白成的耳朵被死死地咬住，鲜血顺着耳朵流到霞姨嘴里，疼得白成大叫：“快！她咬我！她咬我耳朵！”

第九章 劫法场 / 126

李隐峰的枪在手里硬是被握出了汗，第二小组在路的南侧树林里早就按捺不住了，忽然听见对面砰地一声枪响，那个驾驶员就倒了下去！

这一枪打得这群特务措手不及，只见李隐峰和顾忠发率领的一组和二组从树林里猛烈地向他们射击。众人的子弹带着复仇的火焰从枪膛里呼啸而出，原本寂静的山林此刻变得热闹起来。

第十章 策反 / 140

“哈哈，你这家伙！谁让你去和她谈对象了？”

“她经常来这里做祷告和忏悔，她与向南天的关系不一般，应该知道不少有价值的东西，要是能策反她就好了。”

李隐峰知道，要策反一个人谈何容易？倘若那人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也就罢了，若是一个与调查科有着特殊关系的人，策反她就很有可能将自己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第十一章 短暂的相聚 / 154

黄宛莺扭头见俩人居然拿着枪追自己，马上就有些花容失色了。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自己穿的是高跟鞋，跑起来就跟踩着高跷一样别扭。

李隐峰猛地拉着黄宛莺转入一个拐角，见这里停着十几辆黄包车，二话不说就将黄宛莺推到了其中一辆车里，自己也跳了上去！

戴着毡帽的车夫刚要起身问路，李隐峰就捂住了他的嘴：“别说话！等一下我告诉你去哪儿！”

第十二章 处决白成 / 169

白成一听见枪响，就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赶忙捂着头，狗一样地趴在地上。可白成刚趴下，就见那两个脑袋和身子被打得全是孔的特务倒在跟前，血顺着他们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流到了他的身上，而且他们还将那双已经消失了灵魂的双眼瞪得大大地朝自己看着。

第十三章 棺材里的新生 / 183

随着棺材一点点地被打开，鲁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的手又一次慢慢地摸住了枪……

向南天见棺材被打开，于是赶紧上前朝里面看去。令他极度失望的是，里面真的躺着一个中年死者，看样子已经死去几天了。向南天仍不甘心，用手解开他的衣服仔细看了看他的肩膀，一点伤痕和血迹都没有，这下他真的没话说了。

第十四章 怀疑与证据 / 197

“不一定是他们那边有叛徒，可能是咱们内部还有内奸。”鲁特在黑暗中向李隐峰说道。李隐峰虽然看不见他的神色，但听他的声音就知道此刻他是非常严肃的。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总觉得自从你来了以后就有些地方开始不对劲了。”鲁特接着说道。

“你不会是怀疑我吧？”李隐峰赶紧问道。

第十五章 徒手杀人 / 212

如果是这样，那么黄宛莺就会有危险！李隐峰快走了几步，忽然朝一个乌黑的小巷跑去，身后那个家伙不知死活地跟了上来，却没想到李隐峰已经在墙角处等候他多时了。

“不许动！”李隐峰猛地从墙角闪出来，伸出枪顶住他的脑袋。

这个家伙愣了一下，显然是没有防备，他举起了双手，手上的枪被李隐峰一把抢过丢在一边。

第十六章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227

张浩此刻正咬着牙背靠着弄堂的一面墙，他紧握着枪，豆大的汗珠已经从脸和脖子上流了下来。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正通过那些弹眼钻进他的血肉和骨头，他知道自己必须完成这个尽管看起来已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十七章 暴露 / 244

“蓑笠翁”与向南天跟着血迹一路来到这里，他们朝屋子里看了看，里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

就在两人猫着腰，在围墙的掩护下悄悄向门口靠近时，突然发现屋里的灯亮了起来！门口的那片空地上忽然投射出一个人站在窗户前的倒影！

俩人对视了一下，向南天给“蓑笠翁”做了个手势，自己悄悄向门口走去，“蓑笠翁”在他的后面慢慢地对着窗户上的那个人影举起了枪……

第十八章 驯鹰 / 261

向南天正抽着烟，从烟雾中眯着眼睛看着她。这一招叫“驯鹰”，是特务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常用的一招。相传那些深山老林里的猎户们抓了鹰就将它关在房子里，自己坐在那里与它对视。鹰也是要睡觉的，但当它刚刚闭上眼睛的时候猎户就会将它弄醒。就是这样对峙上几个昼夜，直到性格顽强的鹰再也熬不住了服软为止。这是人对付鹰的办法，而现在却被向南天用在了对付这个自己曾经爱过的女人身上。

第十九章 最后的等待 / 278

罗秋萍不敢迟疑，冲出大门就向街对面的转弯处跑去，而钱潮则紧紧地勒住了门卫的脖子。有几个没有跟向南天一起去的特务听见走廊里有动静就马上冲了出来，钱潮堵在大门口向他们开枪，给罗秋萍尽量地拖延时间。

楔 子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在这片叫做中国的土地上，正孕育着一场又一场的革命。革命的同时，更进行着一场又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

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作为各大势力竞相角逐的舞台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情报基地，正演绎着一出出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舞台剧。到处发生逮捕、惩办双方间谍、内奸、叛徒的或明或暗的杀戮和反杀戮；许多人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更有许多人在这些恐怖的气氛中过着有血、有泪、有爱、有恨的双重人格的生活。

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肆意捕杀我党的同志，我党原本的革命工作瞬间进入了地下，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急需同志们的保护！

时间：保密，日期：保密，地点：旧上海浦江边棚户区某里弄。

是夜，暴雨，一个男子在雨中的小巷里拼命地奔跑。

他的两腿沾满泥点，张开嘴边跑边大口地呼吸着，豆大的雨点砸在他脸上，与汗水混在一起顺着面颊甩下来。

呼……呼……

他面目扭曲地大口喘着气，边跑边回头看，仿佛后面正有个厉鬼在追着他。

呼……呼……

前面是个狭窄的十字路口，他猛地向右一闪躲到一间平房后，



微微探出头来向后面张望。

雨，像帘幕一般垂下来，后面什么也没有。这个男子转过身来靠在墙壁上，胸口剧烈地起伏，正欲喘口气，没想到一支枪从另一边抵住了他的太阳穴。突然一个响雷在头上炸开，男子一惊！

“同……同志。不不不，兄弟。别杀我。我，我错了，我给你钱！”

他边说边往后退，最后形象猥琐地蜷在这个里弄尽头的一个角落里向面前的人哀求。他那名贵的墨镜掉在了地上，高档的西装也沾满了泥泞的污渍。

他哆哆嗦嗦地将口袋里的银元和法币全部掏出来捧在手里，像只狗一样跪在地上，将钱举向眼前这个拿着枪的男子。

“你不配叫我同志，”拿枪的男子阴沉地说道，“还是带着你的臭钱一起下地狱吧！你既然出卖了自己的同志，叛变了革命，就要接受中央对叛徒的惩罚。我就是代表党，代表那千千万万死去同志的冤魂来审判你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你，你们是哪个部分的？”那男人见对方如山一般地屹立在自己眼前，此时已是万念俱灰，但是对他能将自己从保卫森严的特务们中间弄到这里来依然疑惑不解。

“本来你也不配知道我们的名字，但既然你问了，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那男子略微低下头，将自己的墨镜向下拉了拉，犀利的眼神刀一样地从墨镜上方的空隙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的名字是：中央特别行动科——神龙！”

那个跪在地上的叛徒听罢脸色大变。因为在旧上海，所有的叛徒在听到“神龙”这个词的时候都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了。叛徒见自己已是穷途末路，正欲从腿上拔枪，砰！突然一声枪响似一道霹雳划破了雨夜！

那叛徒的眉心立即出现了一个规则的血洞，这个罪恶而卑鄙的生命随之倒了下去。这叛徒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两个小时前他还坐在被国民党调查科特务严密保护的轿车上，而短短两个小时后却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

男子甚至不屑对这个叛徒的尸体投去鄙夷的目光，就将墨镜重新推上了鼻梁，将帽檐压得更低了一些，往这具尸体的衣服里塞进一张写有“叛徒的下场！”的红纸，不慌不忙地消失在这错综复杂的雨巷中……

第一章 秘密监狱

10月30日，晚，21：20，上海某住宅地下室。

这是个幽暗的地下室，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草气息，一盏台灯被烟雾笼罩着发出微弱的光线，台灯上扣着一张报纸，橘红色的光变得更暗淡了。一名代号为“北风”的男子正对着发报机侧耳倾听，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紧锁的双眉似乎从未舒展过，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盛满了烟灰，桌子旁边的地上也扔满了烟蒂。

北风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发报员，当他从伍豪手里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自己会一个人跟冷冰冰的电台打交道。这个地下室里时常可以听见墙角老鼠窸窣窸窣声音。有时候监听得累了，他就靠在椅子上，面对长着点点绿毛的墙壁，静静地听着老鼠顺着墙根跑来跑去，感觉这个世界好像就剩下自己和这些老鼠。这时他脑子里会禁不住闪出一些奇怪的念头，想找这些老鼠说说话，可老鼠是听不懂人话的，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世界上只剩下自己。唯一能让他心里为之一动的就是桌子上那台发报机里突然冒出的清脆而细小的电报声。因为这些电报声有的告诉他战友们还都活着，有的告诉他敌人又开始行动了，只有这些电报声，才会猛地把他从冰冷的世界拉回来，然后投入到火热的熔炉之中。

现在这种声音又断断续续地传出来了！

北风赶紧拿起笔在纸上飞快地抄着。密电翻译出来了，上面这样写着：寒江雪已动身，预计后日晚到上海，请组织准备接应。

北风看完后赶紧穿上衣服向外走去，一阵冷风似刀片一样刮在他的脸上，将他的脸划得生疼，他不禁将大衣领子竖了起来。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上海总部的侦讯组也监听到了这一情报。当这份情报递到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手里的时候，他笑了笑，轻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喃喃道：“还他妈寒江雪，好嘛！那我就来个蓑笠翁吧！”

11月1日，午，11：30，上海环龙路236号楼内地下一层秘密监狱。

这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为关押和提审重要共产党人而建立的一个地下监狱，入口处写着“物资库房”。

这里阴暗潮湿，到处弥漫着一股腐臭的气味。长长的走廊一边是斑驳的墙壁，一边则是冰冷的铁栏。被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每天只能与墙上的蜈蚣、地上的老鼠和前来提审他们的特务为伴。他们最欣慰的就是每天正午能够看见从铁窗射进来的阳光。

这个时候也是正午，阳光依旧穿过云层从窗口洒进来。其实进来的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关在牢房里的人们还是满怀欣喜地凑过去，让自己沐浴在这巴掌大的光斑里，然后抬头眯眼，看着外面的太阳。

走廊那头不时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随着一串脚步声响起，13号牢房的铁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

“审讯得怎么样了？”推门进来的调查科情报组组长向南天皱着眉头向正在对一个女共产党员无计可施的特务头头问道。

“组长，这家伙软硬不吃，我看要不上绝的吧？”那头头气急败坏地说道。“上绝的”就是玩绝活的意思，中国的酷刑自历朝历代延续到现在，已经被这些特务们“推陈出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向南天习惯性地掏出一瓶清凉油抹在手上几滴，然后又朝鼻子和太阳穴抹了抹，仰头闭上眼睛，缓缓地说道：“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你晓不晓得什么意思？”说完慢慢地睁开眼，盯着那个特务。

“嘿嘿！晓得，晓得。”特务连向南天说的什么都没听清，就赶紧点头哈腰地应付。

“你晓得个屁！”向南天突然盯着特务怒骂道，“是我让你这样对待廖女士

的吗？还不快松绑！”

“是，是！”

特务们很快就给这位叫廖敏的女士松了绑，可她衣不遮体，身上到处是火烧、烟熏、鞭打、针刺的伤痕，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廖女士，呵呵，你没事吧？”向南天微笑着，可谁都知道他那微笑的后面隐藏着蛇蝎般的阴毒。

“呸！”廖敏一口带着血腥的唾沫狠狠地吐到向南天的脸上，向南天皱了皱眉头，但很快又恢复了虚伪的笑容。

“哎！不要这样嘛！你先看看这个照片。”说罢向南天便从身后跟着进来的特务手里接过了几张相片，放在廖敏眼前。

照片上一对夫妻正在和对面的一个男子握手，那女人就是廖敏自己，丈夫姓白，叫白成，他俩是受党的指派假扮夫妻的。为了方便地下工作的开展，两人以夫妻身份在英租界开了一家药铺，平时廖敏与一个叫王庸的人单线联系。

看照片的样子是在他俩被捕前几天拍摄的。另几张照片则都是他俩与那个男子说话和交易的情景，廖敏回忆起那天上午确实有这么一个男子到过店里。当时他是来买药，并且拿出一张写满药方的纸给自己和白成看。因为那些药都很难买，他还特意拿出一根金条说请多多帮忙。

廖敏和白成给他抓药后收了的金条，想上交给组织。但他俩都不知道此人是个已叛变到国民党调查科的叛徒。就在他从药铺走后的那个下午，廖敏的下线就被当场击毙了，而白成的一个下线也在同一时间被击毙。

当天晚上，廖敏和白成刚刚得到消息准备转移的时候，就被早已在外面监视他们的特务捉住了。廖敏此刻很清楚，这些照片是特务们故意制造的假证据，而调查科特意要在这个叛徒来过药铺的第二天将自己和白成的下线活捉，目的就是让党组织认为自己已经叛变了。但她更清楚，党组织不会就凭几张漏洞百出的照片而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

“廖女士，廖女士？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向南天带着期望的目光微笑着提醒廖敏，“我实话给你说了吧，你看看我们“四·一二”清党以后贵党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不是吗？你现在跟我们合作，你说有谁会知道呢？是吧？”

“离间计，哼！你以为这样就会使我的同志认为我叛变了？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向你们屈服？笑话，哈哈哈哈哈……”廖敏用鄙夷的目光看着向南天，仰头大笑起来。

“好！我欣赏立场坚定的人，我对你表示敬佩。你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但你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立即枪决！”向南天脸色一变，整了整衣襟，斩钉截铁地说道。

“组长，你忘了刚刚接到上面的通知？处决之前要先把犯人送去法庭审判，这个程序恐怕有点……”那个特务头头低声在旁边提醒向南天。

“送你妈的屁！”向南天恼羞成怒地骂道，向后梳得锃亮的‘背头’也随之乱颤：“这里就是法院！”

11月1日，午，12：30，上海环龙路236号楼内地下一层秘密监狱走廊。

“给廖敏换上一身新衣服，让她把脸好好洗洗，20分钟后解开她的脚镣和手铐，你们在前后跟着她，装成送她出狱的样子一直走到出口。记住，态度一定要恭敬，懂不懂？”向南天在走廊里低声向特务头子吩咐道。

特务头子疑惑地盯着向南天，不知道他这一会儿要杀，一会儿又不杀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我再问你一遍，记住了没有？”向南天看着特务用不容置疑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道。

“记住了！”

11月1日，午，12：40，上海环龙路236号楼内地下一层秘密监狱7号牢房。

调查科的监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牢房号码按关押人物的重要性而由前往后依次排列，关押廖敏的那个牢房号码是13，而这间牢房的号码是7。

“白先生，你的同志廖敏女士已经什么都说了，你还有必要硬撑吗？”向南天手里握着一个烧得通红的烙铁，看着绑在椅子上的白成。